

序跋精萃

那个测不准的时刻永远让我们着迷

(外一篇)

宋明炜

差不多一年以前，我在意大利 University of Bologna (所有意大利人心目中的 Alma Mater) 的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做短期访问学者。每天走过那些古老的街道，红色的墙连着红色的门，高高低低的塔楼，幽静的修道院，像宫殿一样的图书馆，沸腾的大学广场，安静的咖啡馆，古旧的书店，一个连着一个，我不敢触摸那些几世纪前的巨大的书册，在墙上我看到文艺复兴的意大利，古老欧洲的地图，大航海时代的世界。我认出 Umberto Eco 的名字，曾在 Alma Mater 执教几十年的哲学家与小说家。我的东道主 Claudia Pozzana，住在威尼斯的诗人，翻译家，历史学家，欧洲最古老大学的汉学教授执掌人，告诉我，她的丈夫 Alessandro Russo，也是诗人和历史学家，在 Eco 去世前和老先生是一起打球的朋友。我们坐在阳光下的露天饭馆，中午时分，我像做梦一样，初春的风吹过，她告诉我 Eco 的逸闻趣事。

对于中国读者来说，Eco, Calvino, Moravia, Pirandello 代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高峰。这四位作家都写过幻想和科幻作品。在 Bologna，我遇到年轻的意大利作家 Jadel Andreotto，他写诗，写歌词，写剧本，写科幻小说。我从 Jadel 那儿开始了解意大利科幻小说史，这是一个曾经充满了反法西斯精神和左翼想象的文类。Calvino 两部科幻名著 Cosmicomics 和 tzero 都诞生于风暴一般的六十年代，虽然其中的宇宙看似远离时代风云，充满诸趣与幽默。

不久之后，在 Helsinki，我认识了意大利科幻小说的领军人物，了不起的 Francesco Verso 先生。我们第一次见面，还没到三分钟，他就告诉了我，他是 Bologna 人，让我顿时有了“他乡遇故知”的奇异感受。善良而热情的 Francesco，还告诉我他正推动中国科幻小说进入意大利读者视野，他与非常年轻的意大利汉学家，另一位美丽的 Bologna 人，Chiara Cigarini 女士，编辑翻译了这本 Sinosphere。令我万分感动的是，这一卷竟然已经是翻译到意大利语的第三本中国科幻小说选集。

最近二十年的中国科幻，从曾经是一支不为人知的寂寞伏兵（飞氖的比喻），变成席卷全球、领跑整个科幻界的新浪潮。随着刘慈欣《三体》的英译本获得雨果奖（他是七十多年历史上第一位获得雨果奖的非英语作家，而 Calvino 是此前唯一一位获得雨果奖提名的外语作家），在德语和西班牙语世界均获得文学奖，并陆续翻译到更多欧洲和亚洲语言，也随着一大批科幻作家各式各样的作品，被广泛翻译，中国科幻变成国际现象 (international sensation)。

我们（这个我们算是除了中国科幻作家与科幻迷之外的全体）到 2010 年才了解这新时代的科幻，实在是我们自己的无知。中国科幻在 1999 年到 2010 年，已经走过了辉煌的十年，其间已经诞生了自己的巨星（比如三巨头：刘慈欣、韩松、王晋康），自己的星座（科幻期刊、出版社、科幻迷群体、嘉年华），自己的宇宙规律（科幻已经不太关心主流文学在做什么），到 2010 年中国科幻毋庸置疑已经处在黄金时代。自 2010 年到 2018 年，又八年过去，中国科幻甚至有了自己的平行宇宙，多维世界。虽然科幻作家和科幻迷们有时借用英美科幻术语来命名自己，但多重形象是在短时间内共同呈现的，并没有一个从古典工业时代到后现代的发展历程。星云闪烁，宇宙交响，创世与毁灭，都在共时发生中。当代的中国科幻既有太空歌剧，也有蒸汽朋克，有赛博乌托邦，也有荒潮里的幽暗，有不可阻挡的流行化趋势，也有在先锋位置上坚守的新浪潮。2014 年《三体》英文版在美国出版，很快中国科幻新浪潮在全世界引起影响，这是一次超新星爆炸，照亮了整个文学世界。

即便把中国科幻放在过去百年的历史中来看，二十一世纪的科幻盛世也是前所未有的。晚清最后十年

最近二十年的中国科幻，从曾经是一支不为人知的寂寞伏兵（飞氖的比喻），变成席卷全球、领跑整个科幻界的新浪潮。即便把中国科幻放在过去百年的历史中来看，二十一世纪的科幻盛世也是前所未有的。

科幻最让人激动人心的，也许还是来自它诞生于大航海时代与大革命时代的双重语境。科幻是背井离乡、漂泊无定的文类。面对未知，那个测不准的时刻永远让我们着迷。

科幻之心，除了测不准的量子态，也可以是诗。

科学小说与理想小说的流行，台湾人文科幻在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异军突起，以及同时期大陆科幻在改革时代一度重新点燃理想主义的短暂复兴，似乎都在中国文学主潮之外。寂寞的伏兵首先在文学史意义上显出悲壮的色彩。但到了今天，寂寞的伏兵已经不再寂寞，也不再是伏兵，而是一跃成为流行文化中的新锐之时，科幻作家面临的问题与八年前，与十八年以前，乃至一百一十八年前可以没有什么不同？最重要的依然是写出最好的科幻，但作为整个领域，科幻面临的问题终究不同了。科幻需要重新思考与现代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吗？我们时代最好的科幻作家，往往谦虚地保持与文学家之间的身份距离，这体现着另一种对成规的拒绝，但与此同时，走在现代文学体制边缘上的科幻在创造什么样的新文学呢？无论在商业化的层面，还是在个人创造力的层面，这一轮科幻的太平盛世背后又有着多少惊涛骇浪呢？任何形式的新浪潮都注定不会长久，但科幻作为一种探索未来无限可能的文学，希望它可以长久地存在于中国文学里。

科幻作家们关注的问题，还有科幻与现实的关系，科幻与虚拟现实的关系，科幻与未来的关系，科幻的中国性的问题。在一个最大的意义上，科幻关注的不仅是个人的生活，而是我们整个的社会，整个的物种，整个的世界。美国著名的科幻作家 Joseph Campbell 戏称科幻文学比现实主义文学更大，因为它写的是宇宙中所有的时间与空间。当代的美国华裔科幻理论家朱瑞瑛 Seo-Young Chu 认为，科幻是一种高密度的现实主义，因为所有的隐喻对科幻而言，都可能就是现实，在语言表现的层面，科幻中的幻想，比现实还要更真实。中国科幻的盛世，既是一个文类的成功故事，也是“现实一种”从不可见到被看见的过程，在量子力学测不准原则之下，这个瞬间难以捉摸，它是否在物质上是实存，它又如何创造意识？我们如何去看待，如何去幻想，如何去书写，也决定了我们已世界有怎样的现实会被看见，或者会被改变。

科幻最激动人心的，也许还是来自它诞生于大航海时代与大革命时代的双重语境。科幻是背井离乡、漂泊无定的文类，它也许从来不属于单一的民族与国家，在科幻的世界中，有着超越国家、超越制度的想象维度。不要说《弗兰肯斯坦》Frankenstein 的作者 Mary Shelley 是爱与光的孩子 (Child of love and light, Percy Shelley 的话)，父母分别是无政府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奠基人，相遇在动荡的法国大革命，这部小说的元素至少来自日内瓦人卢梭，日耳曼古老传说，英国浪漫主义文学，故事终点则在北冰洋上。这一个世代的中国科幻小说，刘慈欣笔下的流浪地球、时间移民、宇宙归零，以及我们在冥王星坐下来哭泣的时刻，都是这样的时刻，提醒我们，科幻有一个更大的世界。面对未知，那个测不准的时刻永远让我们着迷。

《三体》里写程心的不忍之心，不肯按下毁灭两个世界的按钮，没有这个人物，《三体》不会这么大气。三体迷对于程心的态度不大友好，称之为圣母，不是褒义。程心的人物塑造

方面或许有欠缺，但正是在一个零道德的宇宙中，程心作出了一个有道德的选择。刘慈欣的科幻世界有崇高的一面，外星人来了，毁灭你与你何干？但一个属于文学世界的心灵，让程心作出放弃打击的选择，也让程心最后选择文字，来书写，《三体》的冷酷世界，变成《地球往事》。这个题目翻译到英文 Remembrance of the Earth's Past，不可避免的让英文读者想到普鲁斯特。科幻之心，除了测不准的量子态，也可以是诗。

本卷收录的五篇小说，各有精彩。宝树的《留下她的记忆》除了描绘令人惊奇的可以探索逝者心灵的“记忆黑匣子”，也写出了由于记忆而来的道德难题。

韩松一如既往笔调冷峻的《安检》中，美国自从“九一一”后，由于全民遭到安检，终于导致整个国家与外界隔绝，安检将一切的一切都置换了，与科幻在创造什么样的新文学呢？无论商业化的层面，还是在个人创造力的层面，这一轮科幻的太平盛世背后又有着多少惊涛骇浪呢？任何形式的新浪潮都注定不会长久，但科幻作为一种探索未来无限可能的文学，希望它可以长久地存在于中国文学里。

范轶伦的《不会说话的爱情》充满乡愁，地球环境恶化后的未来，大气层分成三个不同的居住区域。生活在地面以上的人类，没有了国家。但味蕾注定了主人公想家念乡，想象中国，因此开始一段不可思议的爱情。

王晋康的《转生的巨人》，刚好也是我曾主编的 Renditions 专号翻译成英文的中篇小说（译者 Carlos Rojas, 2012），现在则作为我与 Theodore Hutners 主编的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英文版中国科幻小说选的题目 (2018)。这篇是王晋康用化名发表的，是讴歌生命、相信道德的老作家王晋康最具讽刺力度的小说。地产大亨用换脑术来将生命嫁接到新生儿身上，但贪欲导致无限增长，增长的速度达到失控，巨大的身体变成危险的力量。

糖匪（《不存在日报》主编）的小说《看见鲸鱼座的人》，具有科幻小说罕见的精雕细琢的文学性与抒情色彩。这是一篇用情之作，女儿想念失去的父亲；这也是一个关于真实与虚幻难分难辨的故事，以为是幻想的，却那样真实。看见鲸鱼座的人，已泣不成声。

希望意大利读者们喜欢这本选集。感谢 Francesco 的所有努力，感谢 Chiara 的精彩翻译。

(本文为意大利语版中国科幻小说选集 Sinosphere 序)

回到童年，回到未来

记得我在很幼小的时候，妈妈常常带我去值夜班。妈妈是医生，那时候医生办公室有炉子，我就着炉子读书。读的是什么呢？根据《星球大战》电影改编的小说。那也许是八十年代初，中国的电影院里还看不到《星球大战》。可是我已经读了小说，记得一开头描写的世界，两颗太阳照耀下的星球，天行者卢克，霍雅公主求救的全息录影，神秘的绝地武士欧比万，我其实不记得那本小说里是怎样翻译这些名字的，但那样恢弘的印象，永远也不会忘。读完《星球大战》，立即读续集《帝国反击战》。天行者卢克遇到隐藏在密林中的绝地宗师约达长老。矮小动物一般的绝地唠唠叨叨，卢克心猿意马，但终于在约达的指点下，开始理解何为原力，什么是心，什么是物。我读得如痴如醉。几年以后看到金庸《笑傲江湖》里写风清扬扬剑一幕，不禁怦然心动。卢克和令狐冲，这两个英雄人物，在我心目中将科幻和武侠两个文类沟通起来，他们都是理想青年，而约达和风清扬那样的世外隐者，智慧的导师，沉着的高手，人生难得一见，在小说里看到，更是让人心旷神怡。

我描写的这个经验，为我同一代的许多人共享。了不起的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，虽然年长我很多岁，也是差不多同一个时期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初时期，读到西方科幻经典，凡尔纳，威尔斯，克拉克，阿西莫夫。几乎所有的科幻作家都差不多经历过一个科幻迷的阶段。迷恋，才会热爱，热爱，才会创作，而创作，会让人更加持久的迷恋，热爱。没有半途而废的科幻迷，也没有半途而废的科幻作家。

记得韩松有一次讲话，一开头就把大家都逗笑了，他在几位青春小说家之后发言，说其余发言者都是青年，而科幻则是少儿文学。这是千真万确

的。曾经有一个时期，中国科幻和科普读物是特别向少年儿童打开大门，通向知识大厦，通向世界想象。我记得小时候读过一些书，此后再也没有见过。一套书是当时从苏联翻译来的多卷本《人是如何成为巨人的》，是整整一部科学发展历史，还有一套是中日建交之后日本为中国小读者印行的《少年博物馆文库》。这些书是广义的科普读物，适合孩子看。日本《少年博物馆文库》大约有十几本，图文并茂，纸张精美，从哲学到天文，从史前到当代，从牛顿到爱因斯坦，真是让我和同学们大开眼界。记得当时大家没有人能买得起一套，就你买一本，我买一本，互相交换着读。

儿童在一个年龄，对世界发生好奇，这样重要的事件，每个人都经历过。如果这个时候，世界向你打开，你会看到世界无穷无尽的影像，此生此世都会继续好奇，保持理想。这是为什么我感谢科幻。在我六七岁到十几岁这个时期，中国经历了一次科幻的复兴。不用说各种中国科幻小说，而更让我着迷的是，各式各样从苏联、日本、美国、欧洲翻译到中文的科幻。法国人写的《猿猴行星》，重印的凡尔纳全集，日本最新一期的作品，苏联的《飞人阿里埃》和《仙女座星云》，英国作家的《2001 年太空漫游记》。我记得还在一家大人读的英文小说选中，吭哧吭哧地读过一篇科幻小说，喜欢到不行，就自己翻译了出来，很多年之后，我才意识到那是科幻大师布雷德伯里《火星编年史》中的一个章节。从另一位已经逝去的亲人那里，我得到一本《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》，1983 年初版，我依然带在身边。我无法想象十岁的时候，我是怎样读《特隆，乌克巴尔，奥尔特巴斯，忒瑞乌斯》这篇无与伦比包罗万象的科幻小说。

我后来既没有成为物理学家，也没有继续发挥对古生物学和考古学的兴趣。不久之后，周围的同学都在读武侠小说。我也随着读了几本，只是喜欢金庸，对其余的武侠小说完全看不上眼。科幻文学渐渐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。我看到录像带上的《星球大战》。许多年过去，我在纽约最大的电影院里看《星球大战前传》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似乎告别了科幻。我用新的眼光来读博尔赫斯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得知《三体》的存在，我读到《中国太阳》《宇宙墓碑》。所有童年的记忆都打开了。那个无限美好的想象世界，在隐藏了许多许多年后，蓬勃而出。我为年轻的读者，为如同我幼小时代的年轻朋友们编选这本书，希望你们在好奇的时候，有一扇门打开，让你看到一个惊奇、美丽的世界。无论你将来成为科学家，工程师，医生，律师，创业者，或者普通上班族，这个世界永远跟着你，不会失去，你可以回到童年，回到未来，回到中国科幻的创世纪。

(本文为东方出版中心《中国太阳——给孩子们科幻小说》编者序)

宝刀未老

郑培凯

上海昆剧团建团四十周年，邀请我去参加纪念活动，主要是在研讨会上发言，附带观赏晚上在上海大剧院的昆曲演出。研讨会上学者专家各抒己见，固然精彩纷呈，甚至有独到之处，都在预料之内，掌声也都“发乎情而止乎礼”。接着两个晚上的传统折子戏演出，却精彩万分，演员在台上忘情投入，像苏轼写《百步洪》进入的创作状态：“有如兔走鹰隼落，骏马下注千丈坡，断弦离柱箭脱手，飞电过隙珠翻荷。”观众则在台下恣情叫喊，全都变成了疯子加傻子，鼓掌的鼓掌，喝彩的喝彩，整个剧院翻腾起来，几乎掀翻了屋顶，让纪念活动达到了高潮。

上海昆剧团建团四十年，是按照七十年代末重新正式组团来算的。剧团的主要演员却都来自所谓“昆大班”是 1954 年华东戏曲研究院昆曲演员训练班招收的第一届学生，经过传字辈老艺人言传身教的精心培育，受过严格科班训练，迄今已经从艺六十多年，在舞台上涌现了一批昆曲表演艺术家，像我们耳熟能详的蔡正仁（小生）、计镇华（老生）、岳美缇（女小生）、方洋（净角）、张铭荣（武丑）、刘异龙（文丑）、华文清（闺门旦）、梁谷音（全能旦角）、张洵澎（闺门旦）、王芝泉（武旦）、张静娴（昆二班闺门旦）。这次纪念活动演出，年纪超过七十岁的爷爷奶妈演员们，个个宝刀未老，粉墨登场，使出浑身解数，在舞台上精神抖擞，声情并茂，唱作俱佳，让我们沐浴在天籁之中，体会传统四功五法炉火纯青的阐释，感受文化审美的最高境界，实在是一次心灵的洗礼。坐在我旁边的朋友由衷感叹，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闻。我也暗自庆幸，从香港专程飞来上海，当了一次超级戏迷，用现代年轻人的说法就是，连上帝也疯狂，也难怪现场观众的掌声有如奔腾的海啸。

两晚的经典折子戏，除了上昆的《琵琶记·吃糠嚼糠》（梁谷音、计镇华、张铭荣）、《绣襦记·教歌》（张铭荣、汤建华）、《蝴蝶梦·说亲》（梁谷音、刘异龙）、《占花魁·受吐》（岳美缇、张静娴）之外，还有其他昆曲剧团前来助兴，演出了《虎囊弹·醉打山门》（湘昆）、《紫钗记·折柳阳关》（苏昆）、《铁冠图·制虎》（北昆）、《西厢记·游殿》（江苏昆）、《西园记·夜祭》（浙昆汪世瑜）、《牡丹亭·幽媾》（昆山当代昆院）、《荆钗记·见娘》（永嘉昆），也都赏心悦目，让人感到昆曲艺术发展到了二十一世纪，居然是老树逢春，如此的花团锦簇。

演出特别出彩，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计镇华与张铭荣，姜是老的辣，演技精湛不说，那份在舞台上“不疯魔不成活”的拼命精神，实在令我感动。计镇华的蔡公，巍巍颤颤的动作，配合他苍劲的嗓音，给人一种悲壮凄凉之感，不由想起杜甫写“岁暮阴阳催短景”，感慨天地无情，使得人世苍凉，情何以堪：“五更鼓角声悲壮，三峡星河影动摇”。计镇华演蔡公给赵五娘下跪那一场，双袖向身后一甩，扑通一声，双膝跪倒在地，真把我吓了一跳，泪水也不禁夺眶而出，深感世情沧桑，人生自伤，昊天无极。张铭荣演蔡婆，绝招是啞死在椅凳上，突然摔了个僵尸，直挺挺躺在舞台上。好的戏曲演员摔僵尸不稀奇，七十七岁的张铭荣摔得这么干净利落，摔得如此边式漂亮，真是宝刀回火还淬砺，令人动容，令人深感震撼。他在《教歌》一折中饰演苏州阿大，装扮成猴猴演戏，滑稽扶梯不说，居然还要跳圈，从仅容身躯大小的小圆圈中一跃而过，像小青年翻筋斗那样，来了个虎跳，引起了雷动的掌声与欢呼。

观赏之余，朋友们都感到心情复杂，说这是广陵绝响了。当然希望还有下次，还能看到这样震撼人心的演出，但又觉得，他们这种为艺术而疯狂的表现，应该到此为止，应该归隐回家，颐养天年了。我们见证了昆曲的艺术魅力，我们感恩，感谢上天没让传统泯灭，感谢文化得以传承，感谢所有的昆曲人为艺术奉献终身。

文汇八十



韵 (国画) 朱新昌

谈艺录

“文汇报会”
微信二维码